

狐狸缘

第一回 周太史隐居归仙阙 贤公子祭扫遇妖狐

话说此书乃青石山一段故事。细考此山形势，原在浙西宁波县城外，乃是个清静地方。四面远近虽有些村庄，较那居民稠密、城郭繁华之处，别有一种明秀幽雅气象。因此便引动一位告退的官宦。

此人姓周，名斌，字艺全。年将花甲，夫人已故。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信，号鸿年，年方十八。生的聪明文秀，体态风流。又有一仆，姓李名忠，因他上了年纪，都以老苍头称之。生有一子，名唤延寿，年方十二，亦在周府伺候公子。这周太史原籍乃金陵人氏，因慕宁波青石山玉润珠肥、山清水秀，便将家眷移在宁波城外太平庄居住，以娱桑榆晚景。自移居之后，即将宦囊置买田宅铺户，以图久远之计。

迁来一载有余，周公忽染重病。公子侍奉汤药，日夜勤劳，谁知百方调治，总未痊愈。周公自知阳寿不永，大限难免，便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当初移居至此，原为博览此地山川美景，今乃天禄不永！有限时光，大概有愿难遂。我死之后，你须完我之志，葬於青石山侧，我愿足矣。”言讫瞑目，溘然而逝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公子见父已终，恸哭不止。苍头苦劝，依礼成殓。丧事已毕，公子遵父遗言，葬于青石山深林茂树之间。

公子在家守孝，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秋冬，又到清明节令。公子即吩咐苍头买办礼物，好到坟前祭祀。老苍头将物件备妥，公子即更了一身新素服，牵出坐骑，来在太平庄外。这太平庄虽属青石山的地界，却在坟墓之南，离茔地尚有数里之遥，公子乘马，老苍头与延寿相随在后，此时正是二月上旬，天气不寒不暖，但见花红似锦，柳绿含烟，一路美景令人欣赏。主仆三人缓缓而行，直奔青石山的路径而来，不表。

从来说深山古洞多住妖魔。这座青石山，虽非三岛五岳之比，亦是浙西省内一个绝妙的境界。真是高通霄汉的奇峰，横锁烟霞之峻岭。却说此山有一嵯岬古洞，因无修行养性的真人居住，洞内便孳生许多妖狐。有一只为首的乃是九尾元狐，群妖称他作玉面仙姑。大凡狐之皮毛，都是花斑遍体，白质黑章。取其皮，用刀裁碎，便作各色的皮裘，惟独元狐，通身一色皆黑，如同熏染貂皮一般，故其价最昂贵，这嵯岬洞九尾元狐就是黑色，股生九节尾，乃是九千余年的道行。将及万载，黑将变白，因先从面上变起，故名曰玉面。

却说这玉面仙姑，因修炼得有些道术，专在外访那有名的妖魔精怪，或

桑榆晚景——落日余晖照在桑树榆树梢上，喻指人之暮年。也作“桑榆暮景”。

讫（qì，音气）——终结。

溘（kè，音克）——忽然。

恸（tòng，音痛）——极悲哀。

殓（liàn，音练）——把死者装入棺材。

嵯岬（cuó xià，音挫吓）——高而险峻，

元——清人避圣祖（玄烨）讳，改“玄”作元。玄。黑色。

白质黑章——白地儿黑纹。

找在一处，讲些修炼工夫；或访来结作姨妹来往。时常变化美女，在外闲游。他有两个最好的干姐妹，修的亦有千年道行。一个在四川，一个在山东，他们三人最是知心，不是你来，就是他往。

这日清明佳节，春光明媚，群狐都动了那素日收敛的春心，强挣扎的野性。一个个言语颠狂，情思迷离，便勾起玉面狐的一团火性。他心中暗想，同类者当此春深，尽都神情显露，我在洞中，倒觉不便。这九尾狐乃是一洞之主，他见群狐修炼的工夫与往日不同，他并不规劝提醒，倒勾起他的游荡之心，难以按纳，便欲幻化人形，到洞外去消遣，即便吩咐群狐，看守洞内，慢慢的走了出来，变绝色女子下了山径。

也是他的劫数应然，他见外边花香柳媚，万紫千红，蝶舞蜂飞，鸟声啾啾，不由的就动贪恋红尘之心，更觉迷乱本性：情思缠绵，呆邪杏眼。正在思春之际，忽听马蹄响动，抬头顺着声音一望，远远的见有主仆三人：一个年少的乘马，后有一老一少，担笼执盒，缓缓相随。玉狐知是祭扫坟莹的。细看马上书生，别有一番景像，与那些山野农夫，田园俗子大不相同，他便隐住身形，偷看他仆主三人行路的形景。有赞为证：

山背后，狐精偷眼看，只见那主仆三人走荒郊。后面仆人分老少，马上的郎君比女子姣。美丰姿，貌端庄，地格圆，天庭饱。鼻方正，梁骨高。清而秀，一对眉毛相衬那如漆的眸子，更代着两耳垂稍。先天足，根基妙；看后天，栽培好，似傅粉 颜色姣，那一团足壮的精神在皮肉裹包。青簇簇，方巾小，青带儿，在脑后飘，紧紧的把头皮儿罩。顶门上嵌一块无瑕美玉，吐放光毫，玉色蓝，素罗袍，青圆领，在上面罩。系一条灰色绦，打扮得，淡而不艳，素里藏娇。方头靴，时样好，端正正把金镫挑。细篆底，用毡包，粉溶溶无点尘泥，不厚也不薄。提丝缰，举鞭稍，指甲长，天然俏，银合马，把素尾摇，稳坐在，马鞍桥。一步步，不紧不慢，走的逍遥。二仆人，跟着跑，一个老，一个少。老年人弯着腰，挎了个纸钱包，为利便，把衣襟儿吊，虽然是步下跑，汗淋漓，偏带笑，抖精神、不服老，走的他吁吁带喘汗透了上黄袍；小儿童，多轻妙，抖机灵，颠又跑，称顽皮，蹿又跳，肩头上，把祭礼挑，他还学那惯挑担子的人儿叉着那腰。主仆三人来祭扫，想不到九尾元狐默默地偷瞧。

且说周公子主仆三人，不多一时早到了那阴宅门首。这些守墓的园丁，已在那里迎接伺候，将公子搀下坐骑，将马系在树上，便让主仆三人到房内，吃茶净面已毕，然后转到阴宅，陈设祭品，供在石桌之上。老苍头划了纸钱，堆上金银镞子。公子跪倒拜墓，用火将纸焚化，不禁两泪交流。思念先人，癖好山水，一旦天禄不永，故于此处，甚觉可惨可悲，不由愈哭愈恸。苍头与园丁劝解须时，方止住悲声。站起身来，还是抽抽咽咽，向坟头发怔。众人见公子如此，急忙劝往阳宅而去。

谁知这里玉面狐将公子看了个意满心足，乃自忖道：“瞧这公子，不惟相貌超群，而且更兼纯孝。大约是珠玑满腹，五内玲珑，日后必然名登金榜，为国栋梁。况且，年少英华，定是精神百倍。目如秋水，脸似银盆，足见元阳充足。”这妖狐正看到性至精微之际，主仆与园丁已从面前过去。犹自二目痴呆，直看着公子步入阳宅方转睛。自己叹道：“我自居此洞，也时常出来消遣散闷，虽然也见些人物，不是精神暗昧，便是气浊志昏，哪有这出类

傅（fù，音父）粉——搽粉，抹粉。

绦（tāo，音涛）——丝带。

镞（kè，音克）子——旧时作货币用的小金锭、小银锭。

拔萃之品，温雅齐全之士？倘若与这样的人结成恩爱，必定是惜玉怜香。”妖狐想至此处，不禁跃然而动，心旌摇摇，淫情汲汲，遂将数千年修炼之功，一旦付之东洋大海，安心要引诱周你看他做出千般袅娜，万种风流，竟往园中等候，大约这周公子与妖狐合该前生有一段姻缘事不可解，偏偏周信用饭之后，见天时尚早，又兼爱慕青石山的景致，他便独自一人，步入阴宅后面园内闲玩。但见起造的月牙河石桥，似玉修理的玲珑塔，远映明堂；一带长溪，四围环绕；两旁大树，柳绿松青。树前列石人石马，坟后靠峻岭青山。东有来龙应风水，南风吹送野花香，石碑楼镇西来白虎，内有碑铭，字文俱佳。北有瀑布清泉，水响音清，芳草遍绿。遥看峰峦耸翠，云影徘徊，远黛含烟，树木密密，真是天然入画，景致非常。

“公子游够多时，顺步行来，忽见太湖石旁恍惚有人弄影。紧走几步，仔细一看，乃是个绝色女子。公子一见，不觉吃了一惊，以为深山穷谷，乃有如此佳人，真乃是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何以见之，有赞为证：

周公子，凝神仔细观，真个是丽丽娉婷 女娇娥。好风流，真俊俏：鬓儿蓬，乌云儿绕，元宝式，把两头翘；双凤钗，金丝绕，排珠翠，带昭君套，对金龙，在左右靠，正中间嵌一块明珠放光毫。碧玉环，坠耳稍。远黛含，新月晓，又宜嗔，又宜笑，黑白分，明星照，水灵灵好一双杏眼，细弯弯似柳叶的眉毛。截筒般，双孔小，如悬胆，正且高，相衬那有棱角涂朱似的小樱桃。榴红衫，花样巧，三山式，把罗裙儿罩。云肩佩，穗子飘。春日暖，翠袖薄，纤纤玉指把春扇轻摇。体轻孟，千般妙，迎风舞，柳杨腰。步相沉，金莲小，就是那巧笔丹青难画也难描。变化得，神形巧，仙家术，天然的妙。一任你慧目灵心，也难辨他是个狐妖。

却说周公子看罢妖狐，不觉心猿动转，便生怜爱之情。这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不知周信与玉面狐如何接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汲汲(jí jí, 音机机)——形容心情急地、努求寻求。

黛(dài, 音代)——青黑色的颜料。

娉婷(pīng tíng, 音乒亭)——形容女子姿态美。

第二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痴公子书室候佳期

词曰：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沉吟屈指数英才，许多是非成败。祸福由人取，信邪反正堪哀。少年遇色须戒哉，有过切勿悔改。

话说周公子正自散闷，以解余悲，不期偶然遇一个美人，立在大湖石侧，手执纨扇，意静神遐，若有所思的样儿。看来真是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又搭着这有情有趣的光景，无垢无尘的境界，越显得佳人体态风流。当此之际，就是铜铸的金刚，铁打的罗汉，也便情不自禁。而况周公子正在英年，才情无限，知识已开，未免有嘲风弄月之襟怀，惹草拈花的心性。他便笑吟吟理正衣冠，紧行几步，来至玉狐切近，深深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荒园小榭，唐突西施，幸蒙青睞，草木增光。甚愧点不堪玷辱佳人赏鉴。”

玉狐闻言，故作吃惊之态，羞怯之形，用春扇遮面，将身倒退两步，方启朱唇，低声答道：“奴家偶尔绣慵，偷闲出户，贪看姣花嫩柳，不觉信步行来，得入芳园，眺览美景，幸遇主人，有失回避。今蒙不施叱逐，为幸多矣。”说罢，站在一旁，用杏眼偷看周生。公子听他言语典雅，倍加爱慕，故意问道：“小娘子闲步至此，宝宅定离不远。不然，何以不带梅香，孤身来到敝园之内？请问府上贵姓，尊大人何居？小姐芳名？望赐指示，改日好到宅拜见尊翁，稍尽邻里之谊。”玉狐见周生说话亲切，便知其心已动，乃含笑答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何敢周公子拜访？奴家姓胡，小字芸香，原籍乃淮南人氏。自去岁投亲不遇，移居此处，至今不过半载有余。家翁早已去世，现在只有孀居老母，相依度日。今日纱窗刺绣，困倦忽生，丫环午睡正浓，未肯唤醒令伊等相伴，故自身出外散闷。今乃得遇公子，实是三生有幸。又蒙俯问，足见长厚多情。公子坟墓在此，一定常来。奴家从此到要不避嫌疑，求公子照顾护佑。则孤弱母女，感情多矣。”这妖狐故逞媚人之术，真是莺声燕语，历历可听。

公子又闻这一派言词，更兼妖狐作出许多情态，就似把三魂被他摄去一般，并不详细究问，便把一片虚言当作真事，心内反怜他母女孤单，又贪恋佳人模样，不由的便落在妖狐术内。因忙答道：“小姐既系此处邻居，日后未免常来搅扰。适才所言，足徵雅爱，幸蒙不弃，小生敢不惟命。”此时周生已是意马难拴，无奈不敢冒昧。因又言道：“小姐立谈多会，未免玉体劳烦。现在我园小轩颇静，请停息片刻，待小生献茶，聊表微意，望小姐见允才好。”此时妖狐虽欲与周生相鬪，又恐有人撞见，查出他的破绽来，乃含笑答道：“公子情谊，奴家心领，奈奴出门多时，恐老母呼唤不便。速速回去，庶免高堂致问。”周公子听罢，心不自主，心知难以相强，遂带出些许留恋不舍之形。

玉狐参透其意，故意为难多会，方说道：“既蒙公子不弃，奴家应该听从。无奈此时有许多不便，故不能遂相公之意。果然相公不鄙寒微，诚心相待，请暂且回府。至晚遣开贵介，在书斋坐候，俟初更之际，奴家侍奉老

梅香——旧时小说戏曲中丫环的常用名。后也指代丫环。

徵(zhēng, 音征)——验证, 证明。

鬪(niú, 音牛)——纠缠·戏弄。

介——此指书僮等仆人。

母，小声与丫环等说明，使瞞老母一人，那时情愿不辞奔波，往相公书斋一会，以作倾夜之谈，岂不胜此一时眷恋乎！”周生尚要再言，只见玉狐已款动金莲，慢舒玉腕，向公子深深道个万福，故意连头不回，竟自去了。

但凡人要遇见美色，迷了心壳，便把“情理”二字不能思想。比如日下，一个闺中民女，黑夜之间独自一人，焉能奔驰五六里荒郊道路，至别人家叙谈？况在此初逢，并没言过门户方向，深宅大院，找到书斋，世界上那有这等情理？总而言之，人若人了死心眼的道路，就有人指示投明弃暗，再也不肯回头。此乃人之懵懂著迷不能免的。

故周公子一味被玉狐惑乱，迷住心性，并不细详有此情理没有，眼望着妖狐去后，他便急忙回到阳宅，催苍头叫园丁收拾祭器，备马归家，你看他一边行走，一边思念今日奇缘，实为得意，恨不能一刻至家，打扫书斋，候胡小姐到来，好与他结成恩爱。想至此间，不觉喜形于色。复又暗想，他乃娇弱美女，三寸凌波，夜晚更深，恐不能行走。念及至此，不觉又是发闷。

从来书呆子作事，多露马脚。这老苍头乃是心细之人，见公子回归匆促，在马上又这般形景，未免有些疑心，便暗中低声说道：“延寿儿，你看咱公子来时，祭扫坟莹何等悲泣！你可知他在阴宅遇何事故，回头反这等喜悦？”延寿乃轻轻答道：“适才坟上祭奠已毕，我见园内桃花开的甚好，欲到树上去折一枝。走至树旁，刚要下手，忽听有人细语。猛一抬头，见咱公子与一个极俊的姑娘在太湖石旁边说话呢。哎哟！他们两人真是说的有来有去的。到后来，咱公子作揖，那姑娘也答拜，闹了好大工夫。想是咱公子说话烦琐，见那姑娘竟一溜烟似的走了。剩下咱公子，发了半天愣怔，方回身出离园内。我见到了阳宅，便吩咐速速备马。也不知他们两个有甚么缘故。我恐叫他两人看见不便，连花也未折，便忙忙收拾起身来了。想这光景，咱公子必是与那姑娘拌了嘴，那姑娘赌气回去。不然就是和那姑娘题诗论文，叫那姑娘考短了。便是考短了，那姑娘不悦，咱公子也就没趣咧！大约是为这事，在马上又喜悦，又发闷的。”

苍头听延寿一片话，不觉的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此事有些奇怪。现在此处半是荒塚，并无多少住宅，纵有两家守墓的家眷，不是形容丑陋，便是相貌平常，何曾见有绝色姿容、知书识字之女？况且村上妇女，一见生人，早躲的无踪无影，慢说题诗讲文，就是说话尚不知从何处先言，焉能有惊动咱家相公的？即或有之，也不能在人家园内与年少书生盘谈多时、款诉衷情之理。”这老苍头乃是周宅上辈的老家人，周宅之事无一不知。修墓之际，皆他分派，所以这坟地四面居民，未有不晓得的。如今听了延寿儿的言词，满腹猜疑，再也想不出是谁家的女子。一路随着公子前行，也不敢致问。只见公子骑马紧走，已到自家门首，看门的将他搀下马来，竟自进入宅院去了。

你道周宅怎样装修？有赞为证：

这所在是周宅的院宇多齐整！看来是匠心费尽了细工夫。芸香院，通幽处，月洞门，便出入，影壁墙，亚似粉涂，汉白玉，厢甬路，四方砖，把满地铺，一步步，成百古。进中庭，楼阁屋，栋梁材，多硬木，安排好，点缀足，真正是修盖得华丽，精而不粗。深深院，幽香馥，假山堆，名太湖，叠翠形，崎岖处，青簇簇，芭蕉叶，相映着，四季花，梧桐树。罩纱窗，多幽竹。玉阶旁，瑶草绿。满庭中，奇葩异卉仿佛仙都。小书斋，似图书

俟（sì·音四）——等到。

金莲——旧指女子足。

府，启帘栊，湘妃竹，翰墨香，散满屋，摆设着，瑶琴古，列七弦，分文武，铸款式，有名目，蔡邕题，小篆书，金徽 灿，玉轸 足，知音者，方能抚。看出处，这物件原来是刻着汉朝的印图。设棋枰，随着谱，云南子，润如珠，手谈，真不俗。论先后，分宾主。见高低，决胜负。论步位，分心路。得意间，忘情处。学奕术，能开心窍把忧闷舒。启琅函，册页贮。设案架，堆书处。标着签，分名目。好装潢，多套数。芸香薰，怕虫蠹。亿万卷，千百部。校兑清，无讹误。看来是三坟五典、上古的奇书。满壁挂，古画轴。写成章，联成幅。墨山水，美人图。称妙手，笔力足。点缀好，五色涂。配对联，书法古，名人迹，有印图，真正是丹青的妙笔世间无。靠粉墙，桌案处，摆设精，文玩古。控金钩，把床帐铺，兰麝香，锦被褥，鸳鸯枕，碧纱橱，真雅致，不透俗，看来是纵然富贵并不轻浮。

话说周公子回在院内，并不等候老苍头父子来到，他便换了便服，也不用饭吃茶，匆匆的竟奔书斋之内。老苍头后面赶到，忙令延寿儿到书房伺候公子净面，以使用饭。谁知净面已毕，即将延寿遣出，说：“你不必在此伺候，如有他事，再行呼唤，无事不必再来。”延寿儿乃系小孩子，乐得的躲开，吃罢饭要去。此话按下不提。

单说玉狐自花园中许下周生夜晚相会，他便匆匆归入洞府，众妖狐一见，急忙卷起湘帘，接去春扇，俱各含笑迎接。玉狐进入内洞，归了座位，小妖送上茶来，玉狐擎茶在手，遂向群狐说道：“今日洞内有何人到？众姊妹等作何顽耍？”群狐答道：“我等并无别事，无非大家闲叙而已。”言罢，众狐又向玉狐问道：“今日洞主下山，我等看脸含春色，鼻放毫光，定有遂心如意之事。不然，何以气象如此？如有甚么奇遇、可对我等一言。”

玉狐闻听此言，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近来众妹等眼力颇高，灵明百倍。我方进洞，就看出此次下山，定有机缘相凑。我实对妹等说罢，今日愚姐下山，正在郊原散步，忽见坟墓之旁来了主仆三人祭扫。我看其中有一书生，先天真元充实，后天栽培坚壮，满面红光一团秀，真是你我修炼难得的金丹至宝。况且生的品格端正，体态风流。因此我见他们祭祀毕，便隐在花园之内等候着他，可巧，也是天缘，此生又独自在花园内闲玩。我便故意与他撞见，谁知此生更自多情，被我三言两语，说的他实心相信，约定今晚在他书斋相会。”

玉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众妖听说，俱尽欢喜，遂一齐说道：“仙姑若得此人朝夕相会，慢慢的盗他真宝，从此不愁大罗神仙之位。这也是仙姑的福气、缘法，方遇得此等机会，实是可喜可贺。”遂吩咐小妖：“备办筵席，我等与仙姑增添圣寿。”顷刻间，便搬运了许多的佳肴美馔，摆设已毕，众妖把盏，请玉狐上坐。玉狐说道：“即承众妹雅意，愚姐只得僭坐了。妹等慎来相陪，咱大家好一开怀畅饮。”小妖轮流劝酒，众狐饮宴多时，已是金

徽——琴徽，系弦的绳。

轸（zhěn，音枕）——通“紘”，弦乐器上的轴转动弦线。

枰（píng，音平）——棋盘。

手谈——下棋的雅称。

三坟五典——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（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乾坤》）谓“三坟”；少昊、瑞珥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“五典”，即“五常”：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

馔（zhuàn，音赚）——食物。

僭（jiàn，着建）——超越本份。此处是谦词。

乌西坠，玉兔东升之候，众狐皆有几分醉意，玉狐恐误相约之事，便吩咐撤去杯盘。吃茶已毕，便辞别众狐，出了洞府，来在青石山高顶之上，对月光先拜了四十八拜，然后张开口吸取明月精华。完了工夫，又到山下涧水之中洗了洗身体，抖净了皮毛的水迹，仍然化成美女，驾起妖云，直奔太平汪周公子的书室而来。

来在窗棂之外，按落云头，轻轻的站住，不敢遽然进入。乃用舌尖舔破窗纸，以目往里张看，但见屋内高烧银烛，静悄元声。只见公子在那书案之旁坐着发怔，似有所思。看他那模样，借着灯光，比在花园初遇更添了许多的丰采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这正是，佳人站立纱窗外，舔破窗纸偷看英才。倚书案，似发呆，看标格，真可爱，借灯光更把那风流衬起来。素方中，头上带，乌油黑，遮顶盖，正中间，玉一块。宫样袍，可体裁，青布厢，边儿窄，绣团花，分五彩，坎肩儿是一水蓝的颜色俗名叫月白。腰间系，白玉带，透玲珑，生光采，银钮扣相配着护胸怀。厢云履，地下排，细粉底轻且快，端正正，鼓满充足一点儿不歪，固守制，无纒綵，锦绣服，全更改，那知道一身青皂愈显得唇红齿白，两颊粉腮。

玉狐隔著纱窗偷看多会，见公子坐在椅上，若有所待。观其美貌之处，真是粉装玉琢，犹如锦簇花团。妖狐此时，不觉淫情汲汲，爱欲滋滋，恨不能一时与他鸾交凤友，乃轻轻的在窗外咳嗽了一声。

话说公子自从书斋吃茶净面已毕，并不似每日在前边院内来与人说笑闲叙，也不唤仆人整理书室，将延寿儿遣开之后，竟自己将书室物件安置了一回。至用饭之时，老苍头亲身请问，他便带出许多不奈烦的样儿。苍头摸不着头绪，以为今日祭扫，身上必定劳碌，遂问道：“公子今日身上若不畅快，想吃甚么，可吩咐老奴，好派人去做。”问了几次，并不回答。苍头急忙出离书院，令厨役在书斋摆饭伺候。

那知周信一心想着美貌佳人，将饭胡乱用些，便令撤去。厨役将要走时复又说道：“你到前边院内将锁跨院门的钥匙取来交给我，烹一壶茶送来，你们在前边吃饭去罢。我今日身觉乏倦，需要歇息，如有事，候我呼唤再来。”厨役忙答应，将钥匙与茶放下，便自去了。这里剩他一人踱来踱去，顺着书院、绕到跨所门边，将门启放，向青石山望了一回，尚无踪影，复又回至书室坐着纳闷，恨不能一刻太阳西坠，又恐黑夜之间，苍苔露冷，鞋弓袜小，难以行走；又恐其老母未寝，阻住无由脱身。心中无限狐疑，搔手踟蹰，无聊之至。思虑盼望，好容易挨至初更之后，仍无人影。无奈何，自己点上银烛，倚靠书案，呆呆的在那里相待。正自发闷，忽听有人咳嗽一声，悄低低的说道：“有劳相公久候，恕奴来迟，万勿见怪。”此时周信正在渴想之际，猛听这一派莺声俏语，犹如得了异宝一般，况且，周信又是乍逢美色，其心中之喜真是：

胜似洞房花烛夜，强如金榜挂名时。

不知周公子与胡小姐二人果能可成恩爱不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遽(jù，音剧)然——匆忙。突然。

踟蹰(chíchú，音迟除)——内心犹疑不定。

第三回 玉面狐采阳补阴 周公子贪欢致病

诗曰：

窗明几净读书堂，斗转星移漏正长。
独坐含情怀彼美，相思有约赋高唐。
从来国色多怜爱，况遇佳人巧饰装。
莫怪妖狐惑周子，嫦娥且爱年少郎。

话说周公子一闻胡小姐的声音，不觉心中大悦，急忙离坐，开帘迎接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姐真乃生人，小生有何德能，风寒月暗，敢劳仙人下降？”玉狐故装体倦身慵，娇模娇样的答道：“身在闺中，视一里为遥。今乃奔驰五六里，实在怠惰之甚。”公子一见小姐，此时心内以为天下未有之喜，忙将湘帘打起，说道：“书室并无他人，请小姐速进歇息玉体。”玉狐款动金莲，走入书室，见其中粉饰精工，摆设的诸般齐整，便对着公子福了一福，说：“恕奴僭坐。”即在绣帐之内靠床坐定，反装出许多娇羞的样子，不言不语。

公子此刻不敢遽然相近，偷眼观瞧，常言道，灯下看美人。见其打扮的衣服华丽，借灯光一看，较花园乍见时倍添了几分风韵，真是巧挽乌云，天然俊俏。淡施脂粉·绝世姿容，更兼假装走的香汗津津，带出娇懒之态，更觉妩媚可爱。此皆妖狐作就的幻术迷人，岂知他自山洞之中，原是披毛的畜类。未从欲到何处，驾起妖云，将身一晃，比电还快，顷刻之间能行千里。何况太平庄五六里之遥，便觉不胜受累之理。所以装做这样情形者，恐人看出他的破绽，心生猜疑，便难盗周公子的真元至宝了。

那知周公子贪其美貌，并不究其来由，一见这样光景，怜他走路奔波，心中甚觉不忍，反暗想：胡小姐弱质纤腰，自有生以来，定未受过这等辛苦。而今为我相会，反瞞他老母，悄地而来，更深路远，独自出门，为我用的这等苦心，实在难得，况且月夜之间，倘遇轻薄歹人，不但难免失节受辱，还怕因而废命伤身。如此担惊冒险，真是令人过意不去。常言说，时来逢益友，运蹇遇佳人。况周生自与玉狐相遇，已被他幻术拢住，莫说无人指破，即此有人说他是个妖精，见此等美貌多情，公子亦不相信。故此一心迷住，并不察问如何找到此处，由何处进入，一概不提。

他见玉狐香汗淋漓，就如桃花带雨一般，连忙深深打了一躬，说是：“小姐如此多情，小生将来何以补报？”妖狐闻听，故做戚容，说道：“哎哟，我的相公，我母女背井离乡，举目无倚，久仰公子端方朴厚，文雅风流，天幸在园巧遇，得睹尊颜。今夕奴家特来相会，以求公子日后照拂我母女，别无他意。望祈正眼相看，勿为桑中之约，目作淫奔之女，使奴家赦颜一世。不过暂叙片刻之谈，以全园中之信，奴家便告辞。”公子听罢，不禁心内著急，说道：“感蒙小姐光降敝斋，足微雅爱。不意小姐如此说来。想是以小生为不情之人，无义之辈，恐日后忘情负义，有玷小姐，故小姐拒绝如此。倘小姐心中疑虑，我周信情愿对灯盟誓。”

妖狐闻言，含笑说道：“奴家非不欲与公子相交，特恐公子不能作主，日后昌扬出去，众人见疑，倒觉公子许多不便。况奴观自古男女私约，起初

戚（q，音七）——忧愁，悲哀。

特——只，但。

如胶似漆，何等绸缪。及至日久生厌，或一时复有外遇，或父母逼迫结亲，到那时，便将从前之人置之度外。纵有盟誓，无非虚设。倒莫若撇却床第之交，结作谈文之友，比那终日被情欲缠之人，岂不更有些意味？适才公子所说对天盟誓，亦无非哄愚人的牙疼咒儿，劝公子不必如此。请公子或是吟诗，或是著棋。奴虽不甚通文，颇愿学之。”周生此时一派欲意，忽听这些言语，不知妖狐是欲就反推，他便认起真来，说：“小姐既然如此，莫若两不相识。难道叫小生剜出心来不成？此时小生惟心可表，如恐日后见弃，小生自愿对天设誓。听与不听，任凭小姐尊意。”

妖狐见公子说出急话，知道绝不见疑，复又含笑说道：“公子果然见爱，奴家何敢自重其身？但后休忘今夜之情便了。何必如此着急。”公子见妖狐已有允意，将心放下，走到玉狐身边说道：“小姐纵然相信，小生情愿诉诉心怀。”言罢，用手将玉狐搀起，一拉纤腕，周生便先跪倒。玉狐趁着此势，也就随弯就弯的跪下。

此刻正是夜深人静，恰好海誓山盟。公子对天达告已毕，二人携手站起，并倚香肩坐在绣帐之内，款语温存了多会，公子复又言道：“良夜迢迢，小姐必定行走劳乏。小生有备下的酒肴，请与小姐共酌，不知意下何如？”玉狐并不推辞，说道：“公子盛情，敢不承领？”言罢，二人便酌酒谈笑，自在叙情。此时正是，风声潇洒人声寂，夜色深沉月色明，三杯之后，玉狐酒淘真性，面放桃花。公子色欲迷心，情如烈火，只见玉狐娇滴滴含笑说道：“奴家酒已够了，请公子自饮罢。”公子恨不能有这么一声，急忙将酒撤去，展开罗帏，铺放锦被，二人相携而入，惟恨解带宽衣之缓而已。这一夜你恩我爱，风流情态不必细述。正是：

温柔乡似迷魂阵，既入方知跳出难。

从来欢娱嫌夜短。二人定情之后，堪堪东方将曙，玉狐不待天明，忙著披衣下床，便欲告辞而去。公子说道：“天色尚早，何必如此太急。”言罢复用手将玉狐拉在被内，说：“待我与小姐一同起身，小生好去相送。”常言狐性最淫，他见周生如此重情，复又作出无限风情以媚之。阳台再负，情不能已。这周生以为得了奇遇，惟恐妖狐之不来，再三约定，二人方穿好衣服，又叙了许多情话。

玉狐说道：“东方已明，可放奴去罢。不然被人相遇，羞答答怎好见人。”公子此时不知怎样才好，有心留在书室，又恐其不从：有心叫他自走，又怕路上许多不便。真是恋恋不舍，无可如何，遂向玉狐千恩万谢，说道：“小姐欲归，小生也不敢相留。但独自行去，小生须得多送几步才得放心。”玉狐含笑答道：“公子何乃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？我自己行去，即有人撞见，尚不知我是何人，从何处身。若要公子相送，岂不是将咱么的隐事明明告诉别人么？奴虽女流，自有防身主意，公子倒不必担忧。况奴既失身于公子，自当念念在心，乘隙必定早来。只求公子将跨所门虚掩，免得一时惊人耳目可也。公子亦当谨慎防范，守口如瓶。即宅内之人，亦不可令他们窥见。”公子一一答应了，二人方携手出门，又相叮嘱了几句，玉狐方款步而去。

公子回到书斋，日色已明，他也不顾吃茶净面，便仍卧在绣罗帐内，思想胡小姐如何打扮的艳丽，如何生长的娇美，如何夜里的风情款曲。思想了多时，复又昏昏睡去。及至小延寿捧来脸水伺候，方慢慢唤醒。梳洗吃茶已毕，摆上饭来，公子一面用饭，一面吩咐：“从此我要静心用功，尔等非奉呼唤，不必常来书院搅扰，”仆人答应了，对众说道：“公子勤学读书，欲

图上进。咱么不可再去混他。每日吃茶用饭，令延寿儿端来撤去可也。”

那知公子也并不是欲读书，也并不是要上进。白日在书室闷坐酣眠，黑夜与胡小姐贪欢取乐。宵来昼往，堪堪半载有余。世上有两句俗言，恰合周公子心意：宁在花下死，作鬼亦风流。

玉狐与周公子交接已久，妖狐见书斋清静，他便不甚隐藏，轻出轻入，毫不介意，周公子贪恋美色，也就诸事不顾，肆意叙情。岂知人之真元已失，未免精神倦怠，便就不似先前那等充实身体。况又旦旦而伐之，岂有不欲火上攻之理？所以人之元阳，乃系一身之宝者，不丧失，不但寒暑之气不侵，可以长生寿者。即人修炼之道，体健身轻，亦可容易飞升。不信，八仙之中吕纯阳便可相说。他因自幼不丧精元，故他的道术较别的仙人甚高。这人身体的精血，岂不是至宝么？玉狐与周公子相会，亦为的是采取元阳，容易修成大道的心意。无奈周公子不知，反以为最美之事。那知夜夜鸳鸯，朝朝鱼水，便是亡身致病之由。前人有四句诗，可以为戒：

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

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催君骨髓枯。

闲言休叙，且说玉狐自从得了周公子的真元，又遂了他的淫欲，回到洞中不胜欢喜，以为指日即可修到大罗仙的步位。这些大小妖狐，齐来相贺。一日由周公子书斋回洞，正在饮酒谈笑之际，忽见小妖来报说：“蜀中凤萧公主到了。”玉狐闻听，急离坐相迎。

二妖一见，彼此叙礼已毕，玉狐吩咐再整佳筵，将凤萧公主让在客位，众狐侧坐相陪，大家畅饮闲叙。只见凤萧公主笑盈盈说道：“闻听玉姐得一情郎，夜夜欢聚，不但有益修炼之功，而且得遂情欲之乐。今日小妹既来，无别的致贺，借姐姐之酒，奉敬三杯为寿，异日好求姐姐携带，会会得意郎君，不知姐姐意下何如？”玉狐答道：“贤妹离此甚远，何由得知最切？”凤萧道：“前日妹到云罗妹妹洞内，无事叙谈，因思念姐姐日久不晤，我二人轮指卜算，便知姐姐定有如心喜事。故此，小妹特来道贺。”玉狐又道：“现今愚姐正为此事作难，敢请贤妹想一最妙主意方好。”凤萧道：“你们二人正在得意之际，有甚么为难之处？”玉狐长吁叹道：“自今年清明佳节，愚姐出洞闲游，得遇此生土坟祭扫。愚姐见他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更兼身体伟壮，举止风流。我想，此生日后必定富贵寿考。彼时愚姐凡心一动，故意与他相遇，用幻术将他引诱，用言语将他扣住，密定私约，得以往来。那知与他期会未及一载，便觉骨瘦形消，似有支持不来的样儿。此刻欲要将他丢开，因其情深，又觉不忍。欲要仍与他相缠，又似无益，因此进退两难，故求贤妹为我决断。”

凤萧道：“据小妹看来，此生既已病体支离，可令其潜心保养，大约此际不致亡身丧命，姐姐亦可从此打破欲网，斩断情丝，回洞纯修大道，此乃两不相负之法。若是仍然固结不开，有意逗留，恐其中日久生变，倒招祸患，纵然咱有些道术，不甚要紧，常言说，邪不能侵正，莫若此时以忍情绝痴情，及早回头，尚无妨碍，若今日缠绵不悟，到那时梦醒已迟，岂不悔之晚矣。”玉狐听罢，说道：“多谢贤妹指教，真是良言金玉，愚姐从此见机而作可也。”说罢，仍又酌酒谈笑。

饮至夕阳将落，凤萧道：“搅扰了众姐妹多时，日色沉西，小妹已该回洞了。”玉狐答道：“知心姐妹，何必客套？不知贤妹此去，何日再会？如见云罗贤妹，可代愚姐问候。贤妹若再来时，祈转请云妹一同到此作么。大

家说笑一日，岂不甚妙。”凤萧道：“谨遵姐姐之命。”言罢告辞，乘风而去。

话说玉狐自与周公子相遇，夜夜得遂淫情，今听凤萧公主之言，欲待不往，心中着实的委决不下。况又被酒所困，事思云雨之情，无计奈何，早将适才所说禁欲之话撇至九霄云外。这也是乐极悲生，循环至理，万不能免去祸患。你看他，仍旧幻化的秀雅娉婷，打扮的清奇俏丽，身驾妖云，直奔周公子的书室。来在窗外，向里窥视，甚是寂静。案上残灯半明，公子尚卧罗帏。玉狐一见，回想初来此处，公子何等精神！书斋何等齐整！今日一看，与先前大不相同。妖狐思及于此，未免叹气自忖，然亦无可如何。只得掀帘进去，乐一日是一日罢了。妖狐走进书斋，轻轻将公子唤醒。

不知二人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玉面狐兴心食童男 小延寿摘果妖丧命

诗曰：

色作船头气作艄，中间财酒两相交。

劝君休在船中坐，四面杀人俱是刀。

话说周公子正在梦寐之间，忽听有人声唤，一睁二目，见是胡小姐，便急忙起身说道：“敢则贤妹到来，有失迎迓。”言罢，同携素手，挨肩坐下。常言说，酒是色媒人。玉狐酒兴尚浓，未免春心摇荡，恨不即刻贴胸交股，共效于飞，所以二人并不闲话，即携手人纬，滋情取乐，至五更方止。一宿晚景不必细言。

且说老苍头自从清明之后，因公子吩咐，不奉呼唤不许来进书院。他想，公子必定趁着守孝，要专心诵读，心中甚喜。故每日只令延寿儿询问，送茶送饭，也就不在其意。及至日久，不但说未见游山访友，连前面院内也不见出来。且又从未听得读书之声。虽然甚疑，又不敢到书房察问探询。延寿儿说：“咱公子终朝不是闷坐，便是睡卧。先前还在书院踱来踱去，这些日子，我见脸面尖瘦，气喘吁吁，总没见他看文章，听他念诗赋，似先前那声韵儿怪好听的。不知道晚上作些甚么，日色老早的，便嘱咐我不必再来伺候，遂将书院前边这门拴上。你们想想，这可是何缘故呢？”

老苍头听罢延寿儿之话，心中甚是惊疑不定。细思公子这等形容，必定有由而起，莫非书室有人与他作些勾当不成，然此村中未闻有这等风声妇女。即或清明祭扫之时，有女子与他说话，却又离此甚远，亦难轻易至此。思来想去，竟揣摸不出头绪。盘算多会，忽然生出个主意来：现在时届中秋，果品已熟，过一两日走到书斋作为请公子到坟祭祀，到那时看他形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遂嘱咐延寿儿：“不可竟去贪玩，须用心服侍公子。”言罢，老苍头又去查看地亩场园去了。

那知公子之病，尚未至极重，其中便又出生祸来。这周公子自从被色迷住，凡宅中大小之事，不但不管，连问也不问。昼则眠思梦想，夜则倚翠偎红。日久天长，那禁得淫欲无度。未免堪堪身形憔悴，神气恍惚，便觉有病入膏肓的样子，然而病至如此，犹不自悟。即偶尔想着禁情节欲，静养几日，及至胡小姐一到，见其湘裙下金莲瘦小，鸳袖下玉笋尖长，绰约艳丽，绝世风姿，情欲便陡然而起，仍然共枕同衾。况妖狐淫荡已极，来必阳台三负。所以这病只有日添，没有日减之理。

话说此时，节近中秋，这周宅后面园内有許多果树，枝上果子大半皆熟。这日周公子自觉形体枯槁，心中火热，忽然想着吃几个果品。可巧延寿儿正来送茶，便急忙叫派人摘了送来。公子自用几枚，余剩的赏了延寿儿。那知延寿儿早就想到园里偷摘果子，因老苍头吩咐过，说：“这果子虽然已熟，公子尚未到坟上进鲜致祭，断不准令别人先采摘。”故此令人看守甚严，专候公子吩咐采鲜祭祀。岂知公子被妖所缠，一灵真性迷乱，竟将秋季上坟之事忘了。老苍头候了两日，并无动静。又因听了延寿儿所说之后，不晓公子是何缘故，遂将那看守果品的心意就冷淡了。这延寿儿因先前不得下手，也就罢了。今忽尝着甜头，又见有机会，便想去偷吃，况且这孩子极是嘴馋淘气，天生的爱上树登高。谁知这一摘食果子不大要紧，便从此将小命废去。

有延寿儿可以为证：

小延寿，生来是下流。不固孝母去把果偷。这孩子，年纪幼，他的父，是苍头，因无娘，管教不周，才惯成，为王不怕的跳钻猴。而且是，模样丑，长了个连本儿不够。小辫顶，挽了个髻，花儿搅的头发往回里勾。那脑袋似蚕豆，顶门儿上，觚觚头，虽下雨，淋不透。两个眼，往里眯，木儿耳相配着前廊后反的奔娄。眇目糊，眼角留；牙焦黄，口味臭；清鼻涕，向下流，不搽不省常往里抽。满脸上，生横肉，不爱洗，泥多厚。有伤痕，疤痢凑，更兼挫脚石一般的麻子是酱稠。短夹袄，汗塌透，扯去了两管袖，露两支胳膊肘。老鹤爪，两只手。敞着怀，钮不扣。裤儿破，腿肚子露，因何撕？为招狗。他那足下鞋穿着一双踢死牛。真个是，生成的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，若说起腌脏之人，属他打头。

且说延寿儿见他父亲看守果品之意松了许多，便留心想着去偷摘。这日天色未明，他便醒来，起身溜下床来，轻轻的撬开门，一直奔了后宅果园。此刻，太阳尚未发红，他便顺着树爬上墙头，用手去摘那果子。

谁知书室的妖狐，此刻也要起身，正欲披衣下床，公子也要随着起来。妖狐急忙拦阻说道：“你这几日身体不爽，须温存将养方好。这外边风寒露冷，欠安的身体，恐难禁受。再者，天光尚暗，我去后，公子正好锦被高卧，安心稳睡，俟晚间再图欢聚。”公子此时正在困倦，乐得卧而不起。今闻胡小姐之言，点头说道：“多蒙小姐体谅，敢不从命！”言罢，玉狐轻轻将门开放，出了书斋。

他见四面无人，便在院中款款而行，一面走，一面低头打算。看官，你猜玉狐打算甚么，他原想，当初与公子相交，一者，为窃采元阳，炼他的金丹，二者，公子年少风流，正可常常贪欢取乐。此乃一举两得，方遂心愿。今见公子未及一载，体就受伤，交欢之际，少气无力，觉得不能满其所欲。因此，心内甚是不悦。他不想公子病由何起，反恨他太生的虚弱，无用，不足耐久，半途而废，枉费了一片心机，世间男子，若皆如此，凡我采补者流，几时方到成仙之位？可见妖精禽兽，不与人同。不但不知自反，而且多无恻隐之心。所以妖狐盘算的是，公子既已得病，大略难得痊愈，此刻想将他撇开，再觅相与，又无其人；欲再与他相缠，又不能如意。自忖多会，忽生了个主意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在郊原旷野，寻两个童男，暂且吃了，以补眼前缺陷，候着此生？或是好了，或是死了，再作计较。”

玉狐想罢，走到书院门边，将要启拴开门，忽听有人拉的树枝响声，他当是有人来查他们的行迹，未免吃了一惊，便忙抬头仔细一看，乃是一个小孩子，不觉心中甚喜，想：适才我欲吃童男，不意未曾寻觅，便即撞见，岂非造化？趁着此处无人，将他诓下树来，引到暗处，饱餐一顿。妖狐刚要用计招呼，忽又自忖，想这孩子，并非别人，定是老苍头之子小延寿儿。这孩子生的有些机灵，又系伺候书斋的小厮，倘若将他吃了，老苍头必不干休。那时吵嚷起来，公子必定生疑。不如不睬他，作为未见，我走我的路便了。

那知不巧不成话，小延寿儿应遭此祸，这玉狐用手一扯门拴，偏又响动一声，延寿儿以为着果子的到来，几乎不曾唬的掉下树来。他便手扶树枝，站在墙头，低着脑袋，向四面细看。妖狐此刻，正恐怕人看见，听门拴一响，不免也就回首。他见延寿儿已经瞧见，知道欲进不便，欲退不可。你看他，

觚（g，音姑）——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。

眇（ch，音吃）——眼睑分泌出的黄色液体。

诓（ku ng，音筐）——骗。

柳眉一蹙，计上心来，袅袅娜娜走至墙下，悄声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还不速速下来！登梯扒高，嫩骨嫩肉，要跌着了怎么好？也不怕你们家大人看见，快下来罢！若不听我说，我便告诉你们公子，重重的责你，那时，你可别怨我不好。”

这延寿儿正是一心高兴，扳枝摘果，惟恐看园的撞见。忽听门拴一响，唬了一跳。低头看去，并不是宅里的人，倒是一个绝色女子，立在墙根之下。只见他黛眉未画，乱挽青丝，仿佛乍睡足的海棠一般。小延寿将要发话询问，忽见款步向前，反吆喝了他几句。此时日色未出，小延寿未曾看得亲切，不知是谁。今相离较近，看见面目似曾相识，又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。今听他说话，猛然醒悟，说：“是了，清明祭扫，与我们公子私自说话的，岂不是这个姑娘么？怨不的公子这等虚弱，必是被这姑娘缠住了。我父亲正察不着这个原由咧！他撞见我，不说安安静静的藏避，反到拿话吓唬我，岂非自找羞辱吗？”

小延寿想罢，将小脸一绷，说道：“你这姑娘真不识羞！大清早起，你有甚么事情？门尚未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想你必是昨晚来了，跟我们公子书房睡的。你打量我不认得？今年清明佳节，我们到坟前祭祀去，你和我们公子在花园太湖石旁，眉来眼去，悄语低言，闹了好大工夫。那时，我瞧着你们就有些缘故，因碍着我们公子，不肯给你吵嚷。倘若我与你扬说出去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必定好说不好听的。你也应该自己想想，改了这行径才是。谁知你们倒敞开脸皮闹到我们院里来了。我且问你，离着好几里路，是谁送你来的？还是我们公子接你来的？你是初次到此？还是来过几次，我想，你必是跟我们公子睡了，必定不止来过三五次。你们偷着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悄不声的走了回去，岂不完了。今儿遇着我，反老着脸，管我上树偷果子吃！难道你偷着跟我们公子勾搭上，就算你是谁的少奶奶，这果子许你管着不成，我是不怕你对我们公子说了呵叱我的。我若恼一恼儿，给你喊叫起，惊动出我们宅里的人来，我看你年轻轻的姑娘，脸上羞也不羞。”说罢，向着妖狐问道：“我说的是也不是？”

看官，你论延寿儿这孩子，外面虽生的不大够本，却是外浊内秀。他竟有这一番思忖，有这么几句话语！那周公子乃是斯文秀士，竟一味的与胡小姐偷香窃玉，论爱说恩，忘了严亲的服制。不逞妖媚行踪。较论起来，尚不如延寿有些见识呢。

延寿儿一见是个女子，便思想，怎么轻易来在书院之内？事有可疑，无奈，终是未过事的顽童，虽然猜疑，却未疑到这女子即是妖怪。他想着说些厉害后，先放他走了，慢慢的再对宅里人说明，设法禁止。那知玉狐听罢，觉着叫他问的无言可对，未免羞恼成怒，怀忌生恨。欲待驾云逃走，恐怕露出行藏。秋波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想道：“我将他留下，定生枝节。莫若将他活活吞在腹内，却到去了后患。”遂笑吟吟对延寿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别嚷。倘真有人来瞧见我，你叫我是活着，是死了呢？岂不叫我怪羞的，我烦你将门开了，我好趁早儿出去。刚才我同你说的是玩话，怕的是你跌下树来摔着。果然你要爱吃果子，今晚我给你带些个来你吃。你可不要对人说就是了。”

从来小孩子爱戴高帽儿，吃软不服硬，延寿儿见妖狐央及他，说的话又柔顺可听，他便信为真情，倒觉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姑娘，你等我下去给

你开门。”便连忙顺着墙跳到平地。玉狐此刻不敢怠慢，陡起残害狠毒之心，一晃身形，现出本相，趁势一扑。延寿儿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早唬的魂飞魄散。看官，你道这玉面狐怎样厉害？有赞为证：

这个物，生来的形相真难看，他与那别的走兽不合群，驴儿大，尾九节，身似墨，面如银，最轻巧，赛猢狲，较比那虎豹豺狼灵透万分。处穴洞，啸古林，威假虎，善疑心，郊行见，日色昏，他单劫那小孩子是孤身。尖嘴岔，似血盆，牙若锯，齿儿匀。物到口，不囫圇，能把那日月光华往腹里吞。四只爪，赛钢针，曲如勾，快若刃，抓着物，难逃遁，常在那月下传丹拳而又伸。眼如灯，闪着堪。臊气味，人怕闻。多幻化，惯通神，他的那性情善媚还爱迷人。这才是，玉面狐一把原形现，可怜那小延寿，命见阎君。

话说小延寿忽见九尾狐这等恶相，早吓的真魂出窍，不省人事。玉狐就势将他扑倒，看了看，四面无人，连忙张开巨口，将顽童衔住，复一纵兽形，越过书院的墙垣，落在果木园内树密林深之处，抛在地下，正要用爪去撕扯衣裳，小顽童苏醒过来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便欲伏身而起。妖狐此时怎肯相容，仍又一伸脖子，在咽喉上就是一口。顽童一阵着疼，蹬踹了几下，早就四肢不动，呜乎哀哉。谚云：人不知死，车不知覆。

这延寿儿摘果来时，本是千伶百俐，满心淘气的孩子。今被妖狐一口咬死，扯去衣服，赤条条卧在平地，可怜连动也不动。有赞为证：

这孩子生来特吊猴，险些儿气坏了那老苍头。素昔顽皮淘气的很，今朝被妖狐把小命儿休。逢异事，来相凑，冤家路，偏邂逅，灾祸临，难逃走。谁叫你，无故瞞人来把果偷。想方才，在墙头，逞多能把机灵抖。淫那事，全说透，难免与妖狐结下冤仇。羞变恼，恨难抛，现原形，张巨口，咬咽喉，难禁受，只落得一派蹬踹紧闭了双眸。赤着身，衣没有，躺在地，无人救。任妖精，吃个够。他的那素日顽皮一旦尽收。魂渺渺，魄悠悠，遭惨死，有谁尤，无非是一堆白骨，血水红流。

这妖狐见顽童已死，忙上前扯去衣裳，用钢针似的利爪先刺破胸膛，然后将肋骨一分，现出了五脏，妖狐一见，满心欢悦，伸进他那尖嘴，把热血吸净，又用两爪捧出五脏，放在嘴岔子里细嚼烂咽。吃罢，将二目钩出，也吞在腹内。真是吃了个美味香。为多一时，将上身食尽。抱着两条小腿，在土坡下去啃。此话暂且不提。

且说老苍头自听公子形容消瘦，几次要到书斋探问，因场园禾稼忙冗无暇，又想着前些日，令延寿代行问候，公子尚说过于琐碎；若要亲身找去说话，必定更不耐烦，所以迟滞下了。可巧，这日早晨，见延寿儿不在，便自己烹了一壶浓茶，用茶盘托住，来至书院门侧。复又自忖：我自己送进书斋，公子喜悦，未免招他劳碌、生气。莫若等他息痊愈，再亲身致问。想罢，手擎茶盘，仍去找寻延寿儿。在宅里喊叫两次，不见踪迹。忽然说：“是了，今日这孩子起的甚早，必定到园里偷果子去了。待我往树上找找他去。”老苍头一径来至果园，扬着脸，满树瞧看，并无踪影。不知不觉来到土坡之下，忽然一阵风起，吹到鼻中，一派腥血气味。不禁低头向地下一看，只见鲜血淋漓，白骨狼藉。猛一抬头，忽见那土坡上面，有一个驴儿大怪物，在那里捧着人腿啃吃呢！老苍头一见，惊的失魂走魄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身躯往后一仰，连茶盏一齐栽倒在地。

妖狐此刻正吃的高兴，忽听“咕咯”一声，仿佛有人跌倒之音。急往下一看，见是老苍头摔在地下。心内想道：“这老狗才，真真可笑。大约来找他那嘴欠的孩子，见我在此吃了他，便吓倒在地。你若大年纪，难道说还怕死不成！那知你仙姑不吃这干柴似的的老东西。有心将你咬死，于我也无益。

不如趁着此时遁归洞府，有谁得知？”他便搽了搽口嘴，抖了抖皮毛，仍驾妖云而去。

这里老苍头苏醒了多时，方缓过气来。强挣扎了会子，好容易才坐起，尚觉骨软筋麻。自己揉了揉昏花二目，复向草坡一望，见妖怪已去。这才略略将心放下，两腿稍微的有了主腔骨儿咧。站将起来，慢慢走到血迹近前，可笑条小腿尚未啃完。明知亲生儿子被妖怪所害，不觉心中大痛，复又昏迷跌倒。这也是，命不该死，终难绝气。仍然缓够多时，悠荡过来。你看他如痴似醉，爬起身躯，望着剩下的残骨号哭。

这苍头，不由的，一见白骨，心中惨恻，捶胸跺脚哭。代着咕，真可叹，命运乖，从自幼在周宅，到而今，年衰迈，未伤德，心不坏，不妄为，不贪财，不续弦，怕儿受害。非容易，才拉扯起我的小婴孩，为的是，续香烟，传后代。我若死，他葬埋，不抛露，我的尸骸。为甚么，顷刻之间逢了恶灾？莫非是皇天怪？又何妨，我遭害。害了他，何苦来。老天爷错报循环该也不该？这苍头，哭了个哀，无指望，犯疑猜，想妖物，由何来？这么怪哉！平空里，起祸胎。思公子，无故病”最可异，事儿歪。看来是妖精一定能变化，日久藏伏在书斋。

苍头哭了多会，无人劝解，未免自己纳闷。细思此地，怎能跑出妖精来呢？正在无可如何，猛然间想起公子之病生的奇怪。自从扫墓，遇见甚么胡小姐之后，便终日不出书房。我想青石山下，并未闻有姓胡的，亦未见有千娇百媚、通文识字的女子，彼则就觉可疑。适才吃延寿儿的明明是个九尾狐狸，狐能变化，公子一定被他迷住。如今将延寿儿吃了，老汉无了收成结果，这却还是小事。倘若妖精再伤了我家公子，断了周氏香烟，岂不是九泉之下难见我那上代的恩主吗？老苍头想到这里，迷迷糊糊的，也不顾那延寿儿一堆残骨与那茶盘茶盏，一直竟奔了书院，来探公子病势。

及走到书斋门首，尚听不见里边动静：站在台阶之上，知道公子未曾睡醒，轻轻的咳嗽两声，指望惊动起来。那知公子黑夜盘桓，晨眠正在酣际。老苍头心内著急，又走在窗下，大声言道：“窗头红日已上三竿，请公子梳洗了，好用饭。”周公子一翻身，听了听是苍头说话，便没好气。坐起来，使性将被一掀，嚷道：“有甚么要紧的事，也须等我穿妥衣裳。就是多睡一刻，也可候着，你便来耳根下乱嚷，故意的以老卖老。本来我不愿叫你们进这书院·你偏找来惹气。不知你们是何心意？”从来虚病之人，肝火盛。又兼欲令智昏，这周公子一见苍头搅了他美寝，并不问长问短，便发出这一派怒话，辜负了苍头之心。苍头因延寿儿被·妖狐所害，复恐伤了公子性命，故将疼子之心撂开，特到书房，诉说这宗怪事，劝公子保重自爱。不意将他唤醒，反被嗔叱了几句，真是有冤无处诉去。

不知苍头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撂 (liào , 音料) ——放, 搁